



批评丛书

E pipingcongshu

夏娃备案

何向阳 | 著

夏娃备案

Criticism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蒙 备忘 安



Criticis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娃备案 / 何向阳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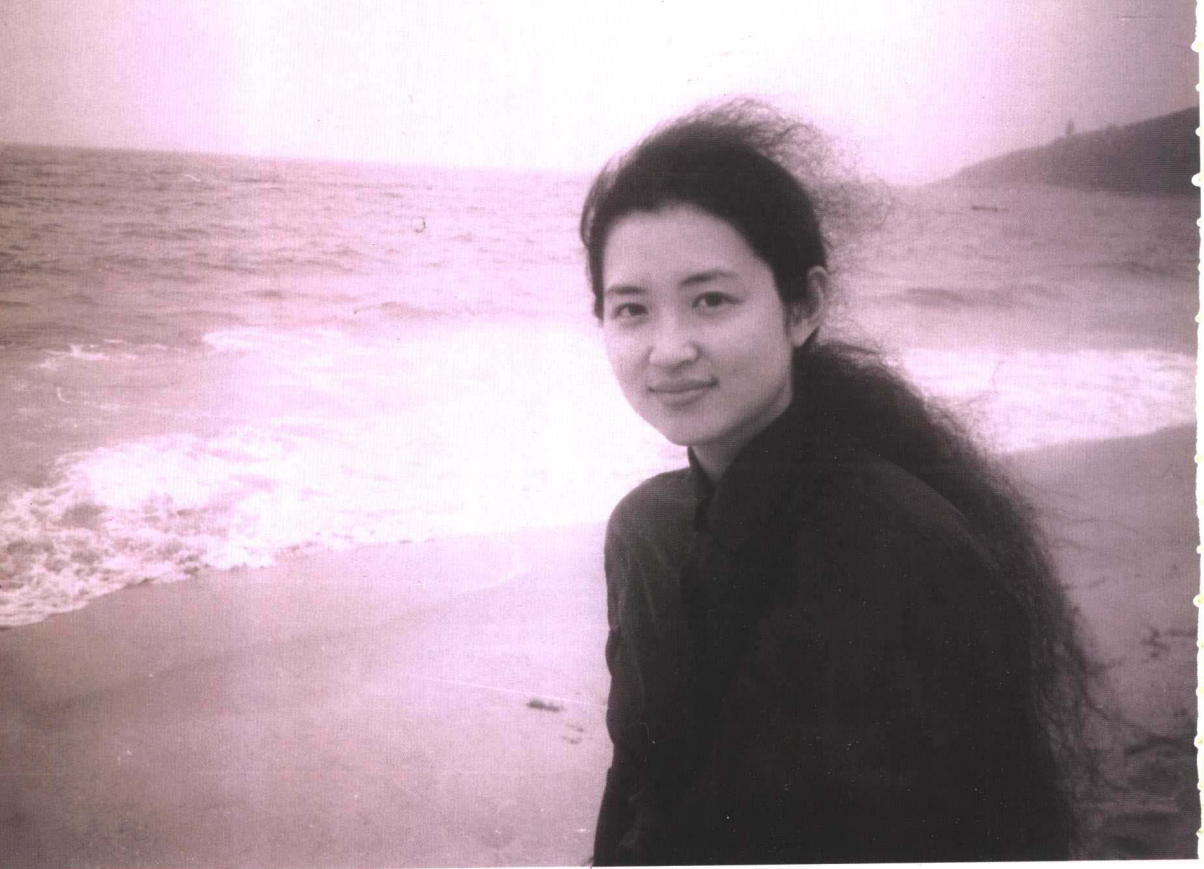
(e 批评丛书)

ISBN 7-5329-2346-0

I. 夏… II. 何…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
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82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980 × 680 毫米 1/16 印张 / 19.5 插页 / 2 千字 / 306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 元



何向阳，女。1966年出生。文艺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全国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二十余种。出版有《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风》、《自巴颜喀拉》、《思远道》、《梦与马》、《镜中水未逝》。多篇论文收入“21世纪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文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等选本。另发表大量文化散文、学术随笔，入选1997中国文学排行榜及近年《中国最佳随笔》、《中国散文精选》多种选本。其研究由文学研究兼涉文化心理，注重历史迁移中的人格变化。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漠视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应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 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

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 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〇〇〇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人选名单。就连“e 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 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文学：人格的投影（代序）

——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

长期以来作为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学人格主题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公平位置与深入探索的事实，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本文试图重检文学与人格关系的话题，在对作家人格心理与文学创作精神的综合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澄清文学之为入学的本义；同时，力求在新的思维层次、新的思想台基上体现作家人格心理研究与文学作品研究的融合，并将通过精神生态（文学现状）、精神生产（文学创作）与精神生成（作家人格、文学品格）三层关系的揭示，探索精神的个体价值及其对文学、社会的促动作用，以期找到文学和人类精神的共同本质。

现状透视

人格研究在国外，已发展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心理学肇始，延伸至历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政治学、商理学等领域，并体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应用价值：史的回顾与检测中对领袖人物的个案研究，历次世界性运动的社会心理剖析，原始部落、民族的文化人格研究等，或在历史事件的捕捉、把握中将纯粹的理论和对历史的实际切入紧密相连，或试图找寻人类初始部族绵延成型的一种宗教精神，其一丝不苟与大胆创新，说明作为心理学分支的人格研究走出学院的抽象而与现实考察交融为一，已是大势所趋。有意思的是，“人格”概念在国外，最初并不是作为某种理想被建设性地提出和肯定的，从古罗马的“面具”到阿尔波特总结的五十种定义的繁复与歧义可作证据。只是到了近代，PERSONA 才由戏台角色、人物身份到种种行为准则，再到伦理道德指标，及荣格的内外自我，完成了它社会化的经历。对比之下，阿尔波特的“一个人真正是什么”道出了人格的完整含义：“人格是在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

对环境顺应的独特性”^①。与此对应，人格心理学，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人的行为倾向、阐明人的心理品质的心理学分支。它试图描绘人的全貌，区分影响人的各种因素，并解释这些因素怎样创造一个独特的个体。它以对人格结构类型、人格形成的基本条件、人格发展的动力、人格演变的途径、人的精神面貌的深层考察，与感觉、知觉等初级心理机能的研究划清了界限。

比较起来，国内人格研究尚处于潜流状态。尽管中国自古以最重人格的形象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人格概念的初始含义里社会意味较心理内涵浓厚得多，历史上也有不少充满智慧光芒的人格思想，比如，儒、道人生观中透出的各自鲜明的人格理想，比如圣王理想、尧舜人格或“清静无为”的学说发展与历史流变，都传达出我国古代思想者对人的设计与考虑，圣人、真人、至人、神人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相当长的历史中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做人典范。但是，人格研究还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断地被切断，以致今天人格研究在中国，一直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股潜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思潮由鼎盛相继走向冷寂，文坛喧闹已渐平息的时候，有关人格的探索才赢得了—个悄悄的—开始。这项理论，在重新开始时势必只限于概念论争而未能获得彻底阐释，但形而上的思索有时恰恰影响到研究的真正推进，况且对一个早已熟识的道理，很容易在—阵介绍辨识后，便知其所以然似的束之高阁，不予深究。所以，也许正是对人格的冷落、漠视和怀疑，造成各类泛形式思潮中文学对意义的远离。潮流无可指责，但在全力满足于对包装和外壳的描摹以致在精细的叙述、刻画或卖弄里愈来愈陶醉、沾沾自喜时，则绝对找不到人格研究的位置。

尽管如此，陈仲庚、张雨新的《人格心理学》、宋耀良的《艺术家的生命向力》等著作代表着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但就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看，人格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总结与灵性的表述，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改革中携带有的拜金、利己思潮冲击下人格意识淡漠的社会心理有关，而—贯自诩为指导文学乃至人生的批评、理论却对文学人生置若罔闻，而津津乐道于各种方法试剂的配备与试验，以埋头苦干的外在劳碌掩饰它实质上对意义的回避与不经心。正是这样一种对方

^① 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第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法的热情挤走了我们本该关注的目的本身，而对人格一知半解的氛围同样败坏了我们对意义的完善与追寻，它不仅使人格研究滞固不前，而且使得“文学是人学”成为人人承认的判断句式的同时，其深蕴的含义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抽空，以致文学不断地为时代所误解，不断地被纳进种种模式，不断持续着它对人的远离。

旧话重提

中西方“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风格即人”等思想勾勒出文学与人深层的辩证关系。“文学是人学”不仅指“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写给人看的”，这个命题更包含着：“文学是人写的”，“文学是参与人格建设的”，因此对文学理解的深刻、全面取决于人格研究的引进。

已经知道，人格研究中特质论、社会学理论，代表着的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两种单一倾向对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恐怕力难胜任，而精神分析理论又因生物决定论与还原论色彩过浓无法对二十世纪社会发展中的人的行为做圆满的解释，新精神分析学派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在完成对冷酷无情的行为主义和与世隔绝的精神分析批判的同时，确实提供了一种开阔的认识方法，我们在思忖它“最终关心和提高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原则时，又不能接受它折叠历史的做法和抽象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克服了以上的种种缺陷，将人看做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思想，既以争取人类的最终解放为实践的终极目的，又以唯物史观看待与研究历史局限中阶段的人，这为我们提供了与意义一致的辩证方法，是观念与方法的统一体，而作为社会历史方法与未来方向的联结点便是：现实的人。

这与文学的关怀正相默契。

现实的人是以人格为标志的。人格的存在使人得以与其他生物区分，人格更是人面向未来发展自身的理由与标准。文学，自诞生起，到担负完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善自身、提高人类素质的使命，再到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寻，其全部努力就在于：人类精神生成中寻找提升人格的途径，从而防止精神贫困与精神“赤字”的局面出现。

所以，人格与文学历来是不可分的。文学的实现（过程与结果），都可视为文学家人格存在的一种外观，文学创造，则集中体现着文学家的人格精神。如果剔除了文学研究中的深层意义的人的研究，则无疑是取缔了文学的内在精神，而不包含人生观、目的感、责任感、价值观、意义性的文学，则使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作用成为一纸空文。

不是危言耸听，确有被取消的前例。艺术上，我们通常只是从形式美、黄金分割率、神话模型上理解希腊艺术，久而久之，希腊艺术被诠释为一种装饰，这种理解所形成的理论渐化为一种思维习惯，让我们忽视了艺术背后的人，忽视了它是“生命攸关的必需满足的一种急需”的创造之源；文学更是如此，它所凝聚的思想内涵远远多于形式本身。可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人的消解趋向却愈来愈明显。因此我担心，会不会在遥远将来的一天，对今天文学的诠释，也会落得如今天希腊艺术的命运，精神财富、文化遗产的含义不再是热血激情，而代之以冰冷石头的廊柱与花纹！所以，对文学中的结构、解构的过分热衷，常常使我怀疑。这也便是我们今天强调文学——人格关系的意义。

我总以为，人类的历史发展能在个体的生命发展中部分地再现出来。同样，作家在创作的“瞬间”所体现出的一切会在他本人的整个成长、发展中找到他的精神的轨迹，也就是说，不管作家在某一部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思绪如何被人或他本人认为只是他某一阶段意绪的变化，它实质上已包含了庞大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包含了体验这一瞬的精神波折的整个现在与过去，完整地反映了他的人格。文学之于人格，譬如现象之于本质。可以这么说，在文学这个峻峭高耸的晶体下面，有一股潜在、动荡的人格激流。文学，不过是人格的外观。文学，是人格的投影。

人格研究，正是在这一层面，才体现出它对重新看待文学提供了怎样巨大的帮助。

作家——人格

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的人格研究是切入这一课题的关键。

历时研究：探讨作家人格生成。依据：人格是不断生成的动态发展。研究人格生成中早期经验、成人心理诸因素对作家人格的影响，研究“代”型作家及作家人格主动性的作用。早期经验是影响人格的最原始因素，它生成了人格的深层内容，它为人格生成打上的这层底色，是在创作中显露出来的人格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文学作品都是一部作者的精神自传。

应用于文学研究，有以下三种途径。

途径一：从早期经历看创作，如各类文学教科书中探讨环境对作家情感、思想的影响。如，对狄更斯幼年生活的贫穷、莫泊桑的私生子身份、鲁迅少年时家道陡落等与创作关系内在性的研究，这是文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观点。

途径二：从创作行为看早期经验的介入。如有人曾以“被记忆缠绕的世界”为题关注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认为莫言小说中对饥饿、水灾场景的反复描写是作者童年生活与童年意绪的阴影折射，而爷爷、奶奶的形象对父母亲的取代又隐含着作者幼年与父母间血缘关系的淡薄及由于缺乏抚爱失衡的内心，哑巴形象（黑孩、小虎）的一再闪现则是童年压抑性格与遭际的符号化。文章指出：“……耐人寻味的是在故事表面情节的演进过程背后，蕴藏着某种特殊的心理模式。”在一片为莫言“新感觉”主义、形式重构、语言颠覆的喝彩声里，能有这般对作品、作家的深情投入与冷静化出，同样是耐人寻味的。作家人格内部研究的切入，超越了环境——作品的二元对应思维，完成了对这一横线两端的中介因素——人的强调，带有精神分析色彩。

途径三：作家在实践研究外，也要从古今中外文论中寻找理论依据，充实与推进经验研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



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① 童年记忆在作家人格生成中所起的最初决定作用，可见一斑。

当然，创作过程相当复杂，早期经验只是作家人格的萌芽，惟其如此，更不应轻视它对文学的特殊影响。

人类的早期经验，又称族类记忆，包括种族记忆、民族记忆、集团记忆等，是指超越个体直接经验的、人类祖先往昔岁月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此之前生物进化的漫长延宕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正如我们的大脑经过世代进化及人生经历波浪的不断重叠冲击，有些痕迹渐渐加深以致由于频繁刺激逐步固化为本能，成为支配一代代人生存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烙印，一种精神的胎记，它构筑了我们的人格底座。

荣格“集体无意识”与近年学界“社会性遗传”^② 的探索给我们以启发。人类早期经验（一种内在性，即内心体验，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经历）作为潜结构储存于比个体早期经验更底层的个体心灵层面，虽然它在个体的意识中是不确切的，片段式的，意绪化的，又因非亲身经历呈现出一种似有似无的蒙昧状态，但它作为一种远古记忆的情绪存在于更深的人类本性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人格内容。人类早期经验是存在于意识阈下的，是人类的一种情绪记忆，是人类早期经历在个体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它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存在，是人类心灵结构中超个体的力量，是有机生命的底蕴存在，是生命的原动力^③，是一种人格潜结构，是历史生命对现实生命的介入与关联。

强调对个体而言所具的先验性以及后天经历激发下“先天性向”与潜

①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第22页，李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版。

② 参见左其沛《关于品德心理生成机制的探索》一文，《争鸣》1990年第5期。文中列举大量资料与事实，认为“心理活动，尤其是伴随行为的心理活动，可以影响生理功能，时间长了，又可以使生理的器官和组织发生改变，通过遗传一代一代地固定下来。这是后天的‘习性’可以改变为先天的‘天性’的原因”，并得出结论：“人的社会性可以遗传，人的社会情感也可以遗传。”

另，本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新兴的“社会生物学”主张的“基因遗传理论”，详尽地论述了相类似的观点。参见（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其他从生物角度提供思路的有：（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人类动物园》、（奥）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等。

③ 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第3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在意象显现，即强调作为人类进化遗传基因的绵延的精神的存在而不是简单接受经历的存在理论，应用于文学，包含有：

（一）文学风格学研究。对历史某阶段文学特有的风格，或一民族、国家形成的文学风格的宏观概览。前者如古代文学研究中对唐代文风的探讨，作为政治文化外部研究的补充，以人类的早期经验、以唐代为切面研究唐以前民族心理积淀与唐文人的性格构成，从中挖掘唐文人与唐文风联系的深层原因。后者如对俄罗斯文学忧郁风格的研究。

（二）文学民族学研究。研究文学民族性与民族心理深层的民族记忆（种族记忆）的内在联系。

（三）文学主题学研究。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文学主题的深层的人格原因。

（四）意义研究。文学的内涵研究、国民性研究、集体无意识研究、主人公意义研究等。如，“阿Q”形象的意义探求。

（五）作家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学作品表现出的人格痕迹的对应性中人类的早期经验的作用。包括：血缘研究。如，张承志——伊斯兰民族血性——宗教取向——创作内容。气质研究。某一作家气质所受类的早期经验的影响，包括心理接受机制因素。

（六）比较文学研究。不同民族作家的比较。民族记忆的作用、影响。如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不同；同一民族作家的比较。民族记忆的溯源性、共通性。如同是回族作家的张承志与陈村的比较。

成人心理：研究成人期诸种成长因素对人格生成的影响。包括时代背景、社会现实、生活阅历、人生态度、文化积淀、后天教育等。

分析方法是：综合影响人格成长的诸因素，以纵向“代”型为线索，以个体成人心理分析为主体统摄始终，求证个体成人心理——代际关系中的成人心理——人格变量研究——人格研究——作品差异间的联系。

（一）“代”型研究。对作家进行断代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相结合。介入成人心理与现实人格的对应性，及社会发展进度与个性成长程度的对应性研究。如，对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代”型比较研究，则必须融入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社会思潮、现实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作家世界观等，从中探讨社会铸塑下的作家人格与文学的对应性。是一种影响研究。

(二)“代”型研究中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观方面与自觉性造就人格的部分，以修补影响研究的环境单一性，是一种能动研究。

德国人格学家阿尔波特的人格 = F (遗传 × 环境)，即“人格”（包括人格亚系统——特性、习惯、情操等）是遗传与环境乘积的函数公式，表明人格是在追求长远目标中的不断发展的内在的动态结构，其成熟标志是自我统一，而自我统一人格结构的核心是机能自主。这对我们的作家人格主动性研究提供了帮助。作家将历史的事件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加以审视，他们在历史价值之上设置了更高的标准——人格价值，以心灵、精神的真实对立事件、物的真实，而文学正是在无情的历史淘洗与岁月流逝之上确立生活的意义与信念，尽管对于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外部条件来说，我们是受动的，但对于我们选择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来说，我们是自由的，这种置人的主动性于被动接受命运之上的美学态度与价值观，正是文学的追求。

所以，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人们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由此看，社会历史发展与人格发展是互动的，正像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样，而自我统一人格的形成与否则取决于两方面结合的程度。所以，主动性研究是作家主观心性研究的一种，它强调个体性、自主性、能动性，作家超越时代铸模的部分。可用它来研究社会环境中凸现的作家人格，如对鲁迅人格的研究。也可用它促进作家人格修养与自觉塑造。

共时研究：探讨作家人格构成。依据：人格与人的各个孤立方面（如性格等）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人的各个孤立方面的相加，或私人材料之和，它是一种整合。

作家人格是以整体对创作发生作用的，共时研究弥补了历时研究的片面与隔膜。

人格结构：

(一)人格潜结构（前结构、预结构）是由作家的生理基础、作家个体、类的早期经验影响两层次构成的，它更偏重于感性、感情的发展，有道德雏形，构成了文学中的意绪部分，具有神秘色彩，构筑人格的原始、自然层面。就是说，在后天铸造、习性结构外，作家人格还有先天的器质、气质、禀赋及性格因素，包括人的生理条件、气质类型等。人作为生

物——社会——文化的活动系统，人格生成中的社会甄陶必然是在一定生理基础上进行的，人格是灵肉的统一，精神与形体的统一。

(二) 人格结构：指由作家成人心理、时代背景、社会现实、生活阅历，后期教育、文化积淀等因素构成，它偏重理智，对应于文学中的思想倾向、人生观念与理性语言，是相对定型的部分，构筑人格的社会、现实层面。文艺社会学偏重于这一层面的研究。

(三) 人格后结构：是一种在境遇中的自觉信念的感悟、培养、训练，包括人格的定型与发展、创造与完善，代表人格中的意志部分，构成了文学中的理想色彩与浪漫精神，它是不断生成的部分，构筑人格的未来、理想层面。

作家人格是由这三层面构成的一个“格式塔”式的整体结构。

以此观念运用于文学，可研究作家人格构成中某一层面缺失或偏重对创作的影响：研究单一人格因素的正、副作用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作家风格间的比较等。

“群”型研究：研究地域文化、生活经历等构筑的同一空间的作家群体。

(一) “群”型类别。包括题材群落（如军事题材作家、农村题材作家的划分），情感群落（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群落、寻根派等），地域群落（如湘军、晋军、豫军等），文化群落（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性别群落（如女性文学、男性文学），景观群落（如山地景观、海洋景观、草原景观、西藏系列、商州系列、葛川江系列），此项研究在地域文化与作品的网络里凸现出人格的类的差异，为文学研究扩大了视野。

(二) “群”型研究中的个体性。对应于群体人格的个性研究。研究同一群落中的作家间的人格差异与个性因素。如对寻根群落中的阿城与韩少功的个体研究。强调作家的人格个体性。

综合研究：探讨作家人格统一体。

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融合，全面考察人格各因素综合的研究。可用于对某位作家一生创作的整体研究。如老舍研究等。

文学——品格

文学，是人格的投影^①，就是说，文学与人格存在着某种对应性，表现于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的对应性。多数情况下，人格与品格呈正比关系。人格是一种选择，文学则直观地体现着这种选择，什么样的人格，对应于什么样的创作，人格的高下决定着文学的品位，文学的存在决定了文学家的存在（方式），而文学家的存在方式同样决定了文学的存在（价值）。二者是互依的，人格与文学的辩证关系同样说明了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的对应性。

歌德曾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作出什么样的作品。”^② 这为我们结合作家人格考察研究文学提供了一个角度。文学不仅与人格有关，而且与人格层次有关，并关涉到人格层次的形成和建设性的人格发展。在此，借用瓦西里·康定斯基比喻精神生活的名言^③，文学层次分布则是：文学这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是以人格为水平线划分为若干不等份的，底部是低层人格对应的二三流作品，较高层人格对应的优秀作品处于三角形的中间部位，而代表人类思想精华、作为人类追求向往的目标、陶冶与检阅自己的精神原则的经典著作则处于三角形的顶部，即人类精神的峰巅。而且，具有指导人、鼓舞人、使人高尚的作品，只能出自具备这种高尚精神的人。

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

梅洛·庞蒂说：“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艺术与生命，文学与人格就是这样

① “文学是人格的投影”中，“人格”除作家人格外，还应包含社会人格，后者因属社会学研究部分，暂存不论，而从作家研究学角度看，社会人格又是通过作家人格体现的。故本文试图将之融入作家人格中。即作家人格中的文化性、历史性等。

②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版。

③ “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顶上为最窄小部分，越低的部分越宽，面积越大，整个三角形缓慢地，几乎不为人们觉察地向前或向上运动。今天的顶点位置，明天将被第二部分所取代，今天只有顶点能理解的东西，明天就成了第二部分思想和感情。”〔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第7页，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绞绕、燃烧在一起的。不胜枚举的有关文论传达出了人格与品格的必然联系。

我们的工作，一是研究文学品格与作家人格的对应性，相应地提出作家人格自我塑造的课题，为进一步提高作品质量、繁荣文艺寻找到内在根基；二是如何将这些闪光的思想、散论系统地加以总结、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文学内部，研究从作品中透射出的人格面貌。我想，将文学作为作家自身人格的外化与确证的研究有益于一种精神的确立和对当代正在流失的文学意义的挽救与追寻。

悖论新说

人格悖论现象（人格与文学的非一致性）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争议焦点。因为从表面上看，悖论现象的存在像是对文学——人格对应的一个悖谬。所以，作为文学——人格反命题、负例的研究也是从侧面求证或丰富文学——人格命题不可回避的一环。

人格分裂、双重人格、多重人格等反映了时代、历史的制约和人格的丰富、复杂性，而对人格内涵的不同理解则是对悖论现象作不同解释的分水岭。将人格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个性内涵、阶段性等因素纳入考虑，很容易看出，以往那种不承认人格——文学层次对应性的错误，均源于人格界定的模糊与人格层面理解的狭隘性。所以，我不同意只将作家的现实人格或人格在现实层面的某一阶段的表现当做作家人格整体的研究，或仅从生理、心理甚至病理出发将作家作为神经症患者或不同程度的变态者的研究。它们的偏颇、谬误不仅在方法论上的割裂联系的形而上学态度，而且已影响到社会心理长期对作家的看法，由消解创作的庄严神圣而消解文学的价值、意义，并且在滋长大众文化与社会心理中病态的好奇与市民气时也大大削弱了精神存在的影响力。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承认人格悖论现象。作家——人类精神的先锋与历史事件的敏感者，更是承受着理想人与现实人相冲突的双重角色，经历着他所处的时代和他超越时代的思想间的斗争较量，承受着对精神的追求与个人各种欲望与利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排斥的内心撕裂感；精神的先锋世界与外部滞后的自然的世界，追求的上升人格与下坠的人之生